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锡 德 尼

为诗辩护

扬 格

试论独创性作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锡 德 尼

为诗辩护

钱学熙译

扬 格

试论独创性作品

袁可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诗辩护/(英)锡德尼著;钱学熙译.试论独创性作品/(英)扬格著;
袁可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0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ISBN 7-02-002555-2

I.①为…②试…Ⅱ.①锡…②钱…③扬…④袁…Ⅲ.①诗歌-文学研
究-英国②文学评论-英国Ⅳ.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17101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93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4.25 插页2

199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6.00元

目 次

为诗辩护 菲利普·锡德尼(1)

译后记 钱学熙(68)

试论独创性作品 爱德华·扬格(77)

译后记 袁可嘉(127)

菲利普·锡德尼

为诗辩护

钱学熙译

Philip Sidney

APOLOGIE FOR POETRIE

(Defence of poesie)

当那真有德行的爱德华·渥登和我同在皇帝^① 朝廷的时候,我们专力于从泼格立安诺学骑术。他是极为人所称道的一位御马房的侍从,而且由于其意大利式的才情丰富,不但给我们业务上的实地指教,并且用他自己极为珍视的在业务中获得的高见来丰富我们的心灵。我回想起来,听得最多的是当他或者因发俸过迟而抱怨,或者因受我们学生般的敬佩而感动时所作的对于其本行的歌颂。他说军人是人类中最高贵的阶层,而骑士又是军人中最高贵的人物。他说,他们是战争的专家,和平的装饰,能够猛进、能够坚守的人,在战地在朝廷都是优胜者。不但如此,他还进而达到一个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以致说世上没有比一个好骑士更能使君王叹服的了;和骑术比起来,治理之术只是些迂腐之谈而已。于是他又会加些颂扬,说马是如何无可比拟的动物,是唯一的不谄媚而尽服务的朝廷官员,是最美丽、最忠实、最勇敢等等的动物,以致如果我不是接近他之前就有点逻辑修养,我想他简直会说得我真想变成一匹马了。但是至少这一点是他的不少的谈话使我深信不疑的,就是利己之心会比任何镀金术更能使自己参加了的事情显得灿烂。

这里,假使泼格立安诺的强烈的爱好和无力的论证不能使

① “皇帝”:指马克西米连二世(Maximilian II, 1527—1576),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64—1576 在位)。

你满足,我将给你一个更为切近的例子,我自己的例子。我不知道由于什么不幸,在我这些并未老迈、并不闲散的岁月里,竟因失足陷入了诗人的称号,而被激动得要有所陈说,来为我那不是有意挑选的行业有所辩解;这些辩解,如果我弄得好意多于好理由,请原谅我,因为跟随师傅行径的徒弟是应当宽恕的。然而,我必须说明,因为我有正当的理由来为可怜的诗,从最高的学术评价跌到成为儿童笑料的诗,作些简陋的辩护,因此我需要拿出一些更为有用的证据来,因为骑术并未被任何人剥夺其应得的信誉,而那可怜的诗却甚至有哲学家的名字可以被利用来污蔑它,以致在缪斯^①之间还大有内哄的危险。

首先,事实上,对于一切以学问为业而诋毁诗的人,这一点是可以合理地提出的,就是他们的努力于污蔑诗是近于忘恩负义了,因为诗,在一切人所共知的高贵民族和语言里,曾经是“无知”的最初的光明给予者,是其最初的保姆,是它的奶逐渐喂得无知的人们以后能够食用较硬的知识。而现在他们竟要作那被邀请入窠而就逐出主人的刺猬了么?或者甚至作生下来就咬死父母的毒蛇么?让博学的希腊在其多种多样的科学中拿出一本写在穆赛俄斯^②、荷马^③、赫西俄德^④之前的书来吧,而这三人都不是什么别的人物而是诗人。不仅如此,让人们拿出一本能够说在这些诗人之前还有任何作家的历史来吧;如果他们确实

① 缪斯(Muses),希腊神话中司诗歌、艺术和科学的女神,一说共九位,克利俄(Clio)司历史,欧忒耳珀(Euterpe)司抒情诗,塔利亚(Thalia)司喜剧,墨尔波墨涅(Melpomene)司悲剧,忒耳普西科瑞(Terpsichore)司舞蹈,厄拉托(Erato)司情诗,波吕许谟尼亚(Polyhymnia)司赞歌,乌拉尼亚(Urania)司天文,卡利俄珀(Calliope)司叙事诗。

② 穆赛俄斯(Musaeus),古希腊神话中的歌手、诗人、预言家。

③ 荷马(Homer,约公元前九世纪左右),古希腊大诗人。

④ 赫西俄德(Hesiod,约前850—前800),古希腊诗人。

不是也属于诗人这行的，如人们所举出的俄耳甫斯^①、利诺斯^②等那样，这种人，由于其曾经首先用笔传下知识，确是有理由要求被称为学术之父的。因为他们不仅在时间上占先——虽然古老本身会是可敬的——而且是作为其他作家的起因而占先，先用他们那使人着迷的甜蜜，引诱粗犷的头脑来钦佩知识。所以如安非翁^③ 据说曾经用诗引动石块来筑成忒拜^④ 城，而俄耳甫斯则为兽类所爱听——其实这里的石和兽是指如石如兽的人。在罗马人中间李维乌斯·安得罗尼库斯^⑤ 和恩尼乌斯^⑥ 也是如此；在意大利语言中首先使意大利语言上升为学术宝库的是诗人但丁^⑦、薄伽丘^⑧ 和彼特拉克^⑨；在我们的英文里，高尔^⑩ 和乔叟^⑪ 也是如此，在他们之后，为他们的先例所鼓舞和怡悦，别人才跟踪而来为我们祖国语言增加美丽，既在诗方面也在其他艺术技能方面。

这事实是如此明显，以致希腊哲学家在很长的时期内不敢不在诗人的面貌下出现。所以泰勒斯^⑫、恩培多克勒^⑬、巴门

① 俄耳甫斯(Orpheus)，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音乐家。

② 利诺斯(Linus)，古希腊神话人物，因和阿波罗比赛音乐，为阿波罗所杀。

③ 安非翁(Amphion)，古希腊神话人物，有神赠的竖琴，能弹奏神妙的音乐。

④ 忒拜(Thebes)，古希腊传说中最著名的城。

⑤ 李维乌斯·安得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最早的罗马诗人，他第一个剧本在公元前二四〇年演出。

⑥ 恩尼乌斯(Ennius，前 239—前 169)，古罗马诗人，罗马人称他为罗马诗之父。

⑦ 但丁(Dante，1265—1321)，意大利大诗人。

⑧ 薄伽丘(Boccaccio，1313—1375)，意大利作家。

⑨ 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意大利诗人。

⑩ 高尔(Gower，1325—1408)，英国诗人。

⑪ 乔叟(Chaucer，1360—1400)，英国大诗人。

⑫ 泰勒斯(Thales，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哲学家。

⑬ 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前 500? —前 430?)，古希腊哲学家。

尼德^①都用诗句来歌唱他们的自然哲学,毕达哥拉斯^②和福基利德斯^③也这样处理他们的伦理箴言;提尔泰奥斯^④在军事方面也是如此,梭伦^⑤在政策方面亦然;说得更恰当一点,由于他们是诗人,所以他们会发挥他们那愉悦性情的特长来开发从前举世无所知晓的最高学术的各个方面。因为有智慧的梭伦是个诗人,这是很明白的,因为他曾经用诗来写过大西洋中的大西洋岛的故事,这故事后来柏拉图^⑥又续写的。事实上,就是柏拉图本人,任何好好研究他的人都会发现,虽然他作品的内容和力量是哲学的,它们的外表和美丽却是最为依靠诗的。因为全部都是依靠对话,而在对话中他虚构了许多雅典的善良市民,来谈那种他们上了大刑也不肯吐露的事情;此外,他那富有诗意的会谈细节的描写,如一个宴会的周到安排,一次散步的高情逸致等等,中间还穿插着纯粹的故事,如古革斯的指环^⑦等,不知道这些东西是诗的花朵的人是从未走进过阿波罗^⑧的花园的了。

就是口中只道事实、额上写着真实性的史官们也乐于向诗人来赊借形式,甚至力量。所以希罗多德^⑨用九个文艺之神的名字来称其历史。他和他的追随者都从诗词盗窃了或者借用了热情描写来描写强烈的情感和谁也不能证实的战场细节,再有,

① 巴门尼德(Parmenides, 生于公元前 510 年左右), 古希腊哲学家。

②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前 582—前 507), 古希腊哲学家。

③ 福基利德斯(Phocylides, 前 560—?), 古希腊箴言诗人。

④ 提尔泰奥斯(Tyrtaeus, 公元前七世纪), 古希腊诗人。

⑤ 梭伦(Solon, 约前 630—前 560), 古代雅典政治家、立法者、诗人。

⑥ 柏拉图(Plato, 前 428—前 348/347), 古希腊大哲学家。

⑦ 古革斯的指环(Gyges Ring), 古希腊传说古革斯是吕底亚王, 有指环, 戴上能隐身。

⑧ 阿波罗(Apollo), 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别名缪斯革忒斯(Musagetes), 意即缪斯的领袖。“阿波罗的花园”喻诗的领域。

⑨ 希罗多德(Herodotus, 前 484?—前 425), 古希腊历史家。

即使上述的两项人家还不承认，放在伟大帝王或元帅们口中的长篇演讲，总是他们从未讲过的了。

因此，起初确是哲学家和历史家都不能够进入群众审定之门，如果不先行取得诗的伟大护照；这种情况，在学术不发达的国家里，今天还是显然可见的。在全部这种国家里，他们还是都有一点诗意的。在土耳其，在他们那些立法的神学家之外，他们除了诗人没有别的作家了。在我们的邻邦爱尔兰，学术固然不丰富，但是他们的诗人倒是为人所虔敬的。甚至在最不开化、最质朴的没有文学的印第安人中间也还有诗人，他们作歌，唱歌（他们称歌为阿瑞托），既歌唱他们祖先的功绩，又歌唱对神道的赞美——这极其可能，如果在什么时候学术会到他们中间来，它就必然要依靠诗所带来的甜蜜的怡悦来使他们的顽钝的头脑柔和起来，敏锐起来；因为对于不知知识益处的人，在他们从心灵的运用中发现乐趣之前，巨大知识的许诺，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在威尔士，古代不列颠人的真实子遗中，如很好的权威们所揭示的，在有了诗人——他们称之为歌手——的漫长岁月里，虽然经过罗马人、萨克森人、丹麦人、诺曼人的征服，其中有人是想方设法来毁灭他们之间的全部学术记忆的，然而其诗人至今还存在，所以诗是既开始得早又存在得久的，而后者是并不输于前者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科学^①的著作者是罗马人和更前于他们的希腊人，让我们多少依靠一点他们的权威吧，即使仅仅看一下他们给了这目下为人所鄙弃的技艺一些什么名称。在罗马人中间诗人被称为瓦底士(vates)，这是等于神意的忖度者，有先见的人，未卜先知的人，如由其组合成的词 vaticinium(预言)和 vati-

① 指正确而系统的学识。

cinari(预先道出)所显示出来的。这优秀民族给了这使人心醉的知识以如此高妙的名称。而且他们是如此深深地被带进了对于诗的钦佩,以致认为在偶然碰到的诗句中就常有他们以后命运的重大预示。因之产生“查维吉尔^①诗”(Sortes Virgilianae)这词,就是随便翻开维吉尔的诗而碰上他的诗行。罗马皇帝的本纪中是载满了这种占卜事情的。如阿尔比努斯^②,我们岛上的总督,在童年就曾碰上这诗行:“我疯狂地拿起武器,并不因为出现了这样做的好理由,”^③而在老年实现了它。虽然这是极无聊的迷信,犹如认为诗行是会役使鬼神的——由此产生了咒语这词,这是从与之同字根的 carmina(诗歌)一词得来的——但是它也足以证明这些诗人所受到的崇敬,而这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得尔福的神庙^④和西彼拉^⑤的预言也是完全用诗传达的;因为那种在用字方面的精确遵守音律、韵律和那种为诗人所特有的高翔的想象自由,确实似乎有点神力在其中。

我可否更大胆地进一步指出“瓦底士”一词的合理性,说那神圣的大卫的《诗篇》^⑥就是一首神圣的诗?我虽是如此说,也不是没有古今大学者们的证据而就如此做的。但就是 Psalm 这一词也可以为我辩护,因为这词解释明白了,就是指歌曲,而且它是完全有格律的,如一切希伯来文专家所公认的,虽然那套规则还没有完全发现;最后的而且主要的,它的预言的处理是纯粹

① 维吉尔(Virgil,前70—前19),罗马大诗人。

② 阿尔比努斯(Albinus,?—197),公元一九二年的罗马驻不列颠总督。后与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46—211)冲突,兵败被杀。

③ 见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II,314。

④ 得尔福(Delphos),希腊小镇,阿波罗神庙所在地。

⑤ 西彼拉(Sibylla),古罗马女先知的总称。

⑥ 《诗篇》(Psalm),《圣经·旧约》里的一部分,歌颂神的诗,相传是犹太王大卫(David)所作。

“诗的”。因为它用乐器伴奏，经常自由地更换人称，它的值得注意的拟人化，它使你似乎见到了神在其全部威仪中降临，它的叙述百兽的欢乐，山岳的雀跃，这一切不是一种只是天上有的诗歌，是什么呢？在这种诗里作者显出自己是那种无法形容的、永恒的、只是为信仰所澄清了的目光才见得到的美底热情的爱好者。可是，真的，现在既已称 Psalm 为诗，我又生怕我似乎亵渎了那神圣的名词，竟把它与诗，在我们中间已经降到如此可笑的评价的诗相联系。但是用平静的判断力更为深入研究诗的人们将会发现它的目的和作用是如此，以致在用得恰当的场合，它确实是不应当从神的礼拜堂里被赶出去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希腊人是如何命名它的，如何评价它的，希腊人称诗人为普爱丁(Poieten)，而这名字，因为是最优美的，已经流行于别的语言中了。这是从普爱恩(Poiein)这字来的，它的意思是“创造”。在这里，我不知道是由于幸运，还是由于聪明，我们英国人也称他为创造者，这是和希腊人一致了。这名字是个何等崇高和无与伦比的称号，我宁可用划分各种学术的范围的办法来说明，而不用偏颇的阐述。没有一种传授给人类的技艺不是以大自然的作品为其主要对象的。没有大自然，它们就不存在，而它们是如此依靠它，以致它们似乎是大自然所要演出的戏剧的演员。因此天文学家观察星象，而凭他所见到的，记录下大自然所采取的秩序。几何学家、数学家也是如此对待各种不同的数量。音乐家也是如此在节拍方面告诉你什么是自然地和谐的，什么却不是的。自然哲学家也因此而有他的名称，道德哲学家则关心出于自然的德行以及种种恶习和情欲，而说，“遵循自然，在这里面你不会犯错误”。法学家陈述人们所订定了的，历史家陈述人们所做了出来的。语法家只谈论语言的规则；而修辞学家、逻辑学家思考按照自然的规律什么最易证明

和说服,于是定出技术规则,这种规则,按照所涉及的内容,还是仅适用于一定的问题范围的。医生研究人体的性质和于它有益或有害的事物的性质。而本体论者,虽然是和第二手的抽象的观念^①打交道,因而被认为是超越自然的,但是事实上他还是以自然的深处为基础的。

只有诗人,不屑为这种服从所束缚,为自己的创新气魄所鼓舞,在其造出比自然所产生的更好的事物中,或者完全崭新的、自然中所从来没有的形象中,如那些英雄、半神、独眼巨人、怪兽、复仇神等等,实际上,升入了另一种自然,因而他与自然携手并进,不局限于它的赐予所许可的狭窄范围,而自由地在自己才智的黄道带中游行。自然从未以如此华丽的挂毯来装饰大地,如种种诗人所曾作过的;也未曾以那种悦人的河流、果实累累的树木、香气四溢的花朵,以及别的足使这为人爱得够厉害的大地更为可爱的东西;它的世界是铜的,而只有诗人才给予我们金的。

但是不去管这些东西,而来看看人吧——正如一切别的东西都是创造了供人使用的,似乎它的最高技能是用在他上面了——但是,难道它曾产生过像忒阿革涅斯^②那样忠实的情人么;像皮拉得斯^③那样有始有终的朋友么;像罗兰^④那样英勇

① 第一观念是关于现实中存在的事物的观念。第二观念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事物的观念而是人的想法所产生的观念,如种、类等观念。

② 忒阿革涅斯(Theagenes),古希腊作家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us,公元前三世纪)的故事《埃塞俄比亚人》中的主人公,他和卡里克勒亚(Chariclea)的恋爱故事是该书的主题。

③ 皮拉得斯(Pylades),古希腊传说中阿伽门农王(Agamemnon)的外甥,俄瑞斯忒斯(Orestes)的忠实朋友。

④ 罗兰(Orlando),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Ariosto, 1474—1533)的代表作《疯狂的罗兰》中的主人公。

的人物么；像色诺芬^① 的居鲁士^② 那样公正的君王么；像维吉尔的埃涅阿斯^③ 那样方方面面都卓越的人么；不要让这一点被开玩笑地来对待，因为这一个的作品^④ 是实在的，另一个的作品是模仿的、虚构的；因为任何懂得这事的人都知道，每个技工的技能就在于其对于作品的观念，或事先的设想，而不在于其作品本身。而诗人有那种观念，这是明白的；它表现在如此杰出地，如其所设想的那样，把它传达出来。这传出并不是完全凭想象的，像我们常说的那些构造空中楼阁的人所做的那样；它至少工作得实事求是到如此地步，以致它不但造出了一个居鲁士——这不过是个个别的功绩，如大自然可能做到的——而是给与世界一个居鲁士以造出许多居鲁士，如果人们会正确地理解那创造者是为为什么和怎样造他出来的。不要认为把人类才智的最高峰和自然的功能相衡是太狂妄的对比，还是歌颂那创造者^⑤ 的天上的创造者吧，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就把他放在那第二自然^⑥ 的一切作品之外和之上。这一点他在诗里显示得最充分了；在这里他以神的气息产生了远远超过自然所作出的东西，这对于不信那亚当的倒霉的原始堕落^⑦ 的人，真是 个不小的论证，——因为我们的善于思考的头脑使我们知道了至

① 色诺芬(Xenophon, 前 431—前 350 以前), 古希腊历史家。

② 居鲁士(Cyrus), 指色诺芬的劝世历史小说《居鲁士的教育》中所塑造的波斯居鲁士大帝二世(前 590/580—约前 529)形象。事实与史学家所述有出入。

③ 埃涅阿斯(Aeneas),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主人公。

④ 指大自然的作品。

⑤ “创造者”: 指诗人。

⑥ 人是第一自然, 神创造的其他东西是第二自然。

⑦ “亚当的原始堕落”: 指这一基督教的教义, 人类始祖亚当的堕落使整个人类成为堕落的、有罪的。

善,然而我们的被染污的意志却使我们达不到它。这种论证会少有人理解,而且更加会少有人同意;但我希望这一点是会被公认的,就是希腊人给诗高出于其他学术的称号是大概有点理由的。

现在让我们作一更为寻常的说明来说明它,以使真理可以更为明白;因此,我希望,即使我们得不到像文字学所给予它的那样无与伦比的赞美,那无人否认的关于它的描写,总不应当丧失一个重要的称赞。

诗,因此是个模仿的艺术,正如亚里士多德用 *mimesis* 一字所称它的,这是说,它是一种再现,一种仿造,或者一种用形象的表现;用比喻来说,就是一种说着话的画图,目的在于教育和怡情悦性。

诗曾经有过三种。在古和美方面都是居于首位的,是模仿神的不可思议的美德的。大卫的《诗篇》,所罗门的《雅歌》、《传道书》、《箴言》,摩西和底波拉的《颂歌》、《约伯记》,这些和其他为博学的特瑞墨利乌斯和尤尼乌斯^① 称为《圣经》的诗的部分的,都是如此。没有一个恭敬圣灵的人会菲薄这些。俄耳甫斯、安菲翁、荷马等以及许多别的希腊罗马诗人的《颂神歌》,虽然在神学上完全错误,也是属于这一种诗。这种诗必然会为听从圣詹姆士^② 的指教——在欢乐中唱《诗篇》——的人们所常用;但据我所知也为另一些人使用而获得安慰,他们在带来死亡的罪恶的惨痛中由之获得那永不捐弃人类的善良^③ 的慰藉。

第二种是属于搞哲学的人们的,有道德方面的,如提尔泰奥

① 特瑞墨利乌斯(Tremellius, 1510—1580),犹太学者,曾把《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尤尼乌斯(Junius, 1545—1602)和前者合作翻译《后典》部分。

② 圣詹姆士(Saint James),即圣雅各,耶稣十二门徒之一,《新约》中有《雅各书》;“在欢乐中唱《诗篇》”,见该书第5章第13节。

③ “永不捐弃人类的善良”:指所谓神的善良,永不捐弃人类。

斯、福基利德斯和加图^①；亦有自然方面的，如卢克莱修^②及维吉尔的《田园诗》；亦有天文方面的，如马尼利乌斯^③和蓬塔诺^④；又有历史方面的，如卢卡^⑤；这一切，谁不爱好，毛病就在于谁的见识不对头，而不在于这种美妙地传出知识的美妙食粮。

但是由于这第二种是局限在所提出问题的幅度中，不够遵循自己创造力的自由道路，究竟他们应当算作诗人与否，让语言学家来争论吧；我们就来研究第三种，其实是真正的诗人，而且这问题主要是从他们身上产生的。在这种诗人和第二种人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差别，这种差别是两种画家之间也存在的，较陋的一种是摹仿在他们面前的面貌的，较高明的一种只服从理智的法律，而通过彩色给你最适合鉴赏的事物，如卢克雷蒂娅^⑥的忠贞而悲痛的神情，当她用自尽来惩罚别人的罪行的时候；在这时候画上所描绘的并非画家所亲见的卢克雷蒂娅，而是这样一种美德的外貌之美。因为这第三种人确是真正为了教育和怡情而从事于模仿的；而模仿却不是搬借过去、现在或将来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在渊博见识的控制之下进入那神明的思考，思考那可然的和当然的事物。他们是这样一种人，正如第一种最高贵的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先知，所以他们也在最优美的语言里，为

① 加图(Marcus Posius, 前 234—前 149)，罗马共和国政治家、演说家，史称大加图。

② 卢克莱修(Lucretius, 约前 93—约前 50)，罗马诗人、哲学家。

③ 马尼利乌斯(Manilius, 一世纪初)，最后一位罗马劝世诗人。著有长诗《天文学》，未完成。

④ 蓬塔诺(Pontano, 1426—1503)，意大利散文家、诗人，著有占星术诗《乌拉尼亚》。

⑤ 卢卡(Lucan, 39—65)，西班牙诗人，著有长诗《法尔萨利亚之战》(又译《内战记》)。

⑥ 卢克雷蒂娅(Lucretia)，古罗马传说中的贞烈女子。